

夜空

□孙建伟

像油画一样唯美的夜空,是我一直心心念念的记忆。静静的夏夜,流云朵朵,繁星点点,蛐蛐的叫声,青蛙的憨鸣,伴着草香味的空气,一颗广阔的童心沉迷于湛蓝色的主题之下,没有语言,没有情绪,更没有心境,只有无声无息的静默和眺向远方清澈的目光。童年的故乡是夜空中晶莹剔透、美轮美奂的篇章。

想一想都为之动容,与天地共融是一种怎样的幸福和惬意。凝望夜空就像凝望童年、凝望故乡,有一种说不清的亲切、温暖和伤感。童年是人生开蒙之前最天真的岁月,懵懂稚嫩,纯净无邪,深情款款。面向崭新的世界,童年故乡的山冈总有最深情的遥望,无边的遐想,灿烂的浪漫,纯真的欢乐,每一个离开童年的生命都有一段挥之不去的缅怀。

夜空给了人世间最纯情的温柔,仰望夜空就像与一位慈祥的长者对话,所有的喧嚣和照耀在他湛蓝的目光中都是短暂的瞬间和飞逝的流长。一切终将归于平静,归于本来,归于遥远。无论经历怎样的艰难跋涉、逆水行舟,当你回首历程的时候,你都会若有所思,凝神回想,一串脚印从清浅到深重,全都是在曲折与坎坷中加深的,哪一步都带着重量和抉择。

思想喜爱自由、博大和深邃,夜空赋予思想驰骋的天地。信马由缰、天马行空,可以把思想放置到任何一个地方。夜空之下思想的纹理渐渐清晰。沉稳安静的气息,奔向深远的星光,带着些许神秘的暗夜,彼时彼刻,思维的齿轮一个刻度、一个刻度转动。然而,即使你拼尽全力也无法打破思维的疆界,去思考那些难以认知的肌理。宇宙的广大与风的飞扬一样无边无际。

有人说,我们和世界的关联起源于和风的邂逅。而风又是为了什么而存在的呢?风存在意义好像就是为了展示无意义。风吹的方向就是风活着的理由。一切都是风吹过后的短促与流失。横扫天地的大风最终留下的记

老师的书终于付梓,夙愿得偿,我为他高兴。

书共四本,赭色封面厚重而有质感,名字极其朴素——《家园·乡愁》,就像他的人一样。这套“呼兰河风情”绘画摄影作品集是他半生心血的结晶,见证了自然对艺术对生活的一片痴情。四百套书堆满房间,每套七斤多重,提在手里沉甸甸的,那是一段漫长岁月,是遥远的路,是一条河的记忆。

我的老师——哈尔滨师范大学艺术学院退休教师陈行哲先生,几十年如一日,画呼兰河、拍呼兰河,呼兰河是他恋了一辈子的“情人”。在我所生活的呼兰小城,除了萧红,除了他,我至今没发现还有人一条河如此深情。无论水彩、水粉还是摄影,他的表现对象几乎都是呼兰河。他把生命融入一条河。

呼兰河,松花江最大支流,源自小兴安岭,全长523公里,流域面积3万余公里。一路穿山越岭,斗折蛇行,流过千百万年积淀而成的东北富庶黑土层,滋养了于此栖息繁衍的无数生灵,最终在哈尔滨市呼兰区汇入滔滔东去的松花江。

呼兰河古称“忽拉温江”,《金史》作“活刺浑水”,清代《黑龙江外纪》称“霍伦河”。呼兰河闻名遐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源于萧红的《呼兰河传》。《呼兰河传》没有明确的主人公,它为一座城作传。在香港《亚洲周刊》评选的“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”中,《呼兰河传》名列第九,成为文学史上不朽的传奇。

水是生命之源,这世上不知有多少村镇城郭依水而建,因水得名,赖水而兴,呼兰小城就是如此。在呼兰河流经的众多城镇中,只有她与呼兰河同名。“呼兰”,满语意为“烟囱”,水边有炊烟的地方,就是家园,就是故乡。



忆可能只是一粒尘沙拍打脸颊的刺痒,无限的轻微以至于不能将其定性为人间大事。

诚然,一个人若只定睛于自己的世界,他就不可能理解世界。所以,必须把目光延展到自身之外去思索和探知。叔本华固执地以为,意志乃是宇宙的本体。当然这个意志与我们理解的自我意识是完全不同的,意识存在于意志之后。按照叔本华的理解,意志规定了整个生物界的成长和进化,并为自己创造了适应需要的肢体和器官。生命是自觉的意志。受挤压是生命的感受,痛苦是生命的本质感觉。

在叔本华看来,人生总体上是一个悲剧,因为欲望和意志的驱使,使人无法停下来。面对偌大的世界,人们需要寻找归宿和解脱,去安顿一个饥渴的心灵。叔本华发现三个路径能让人在暂时的遗忘中获得愉悦。一个是艺术,特别是音乐,人们只有沉浸在艺术之中,才会把自己从意志的主体转变为一

个认识的主体。一个是哲学的沉思,在哲学的怀抱中,人们为了意义阐释而从事认识,暂时摆脱了欲望和意志的支配。一个是最高尚的道德境界,因为那是一种普遍的怜悯之心的发动。从这个意义而言,一个善良的人能承担起整个世界的苦难。叔本华的世界与我们理解的世界是不同的。但他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值得玩味,人可以做他想要的,但是不能要他所需要的。细细品味一下,这其中蕴含了不少人生哲理,无论面对怎样的境遇,也要用幽默的眼光看待生活。

而生活的里里外外,进进出出又让多少人不明觉厉,深陷其中。每一个人都正在经历生活,可又有几人能把生活说得清清楚楚。10年、20年呼啸而过,等你转过神来时,已经在懊悔与烦闷中踟蹰。生活往往是在响晴的天空下畅想,在阴沉的云空中迷茫。俯身抬头,左右环顾,人们愿意不厌其烦地展示光鲜亮丽,而把龌龊污浊不自觉地掩藏。甚至用健康或者不健康的癖好麻醉自己,

不去思考应该思考的东西,放任责任与使命从身边悄无声息地溜过。生活摔打你,磨炼你,想把你铸成他想要的模样,你还给他的是坚毅果敢还是懦弱顺从?在生活的缝隙中游走,在蜿蜒曲折的道路上前行,生活的模样时而清晰时而模糊,且行且珍惜应该是大多数人秉持的状态吧。

夜空如水,在星光闪烁的蔚蓝中,感受渺小与伟大、逼仄与辽阔、苍茫与明朗。眺望夜空,仿佛望见了童年的故乡,望见了我们出发时的夜空。童年的夜空与童年的心扉,镜中互见,分不清哪里是心境哪里是物境。在颠簸劳碌旅途中获得沉醉的满足,获得意想不到的欢快,终究是夜空、童年、故乡这些带有标志性意义的生命体验赐予人生的珍贵。

人生长路,漫漫征途,照亮旅程的一定要有簇火炬,支撑你从一个节点走向另一个节点。理想如星辰,尽管永远不能触摸到他,但可以像航海者一样,借星光的位置而航行。

一个人,一条河

□张猛

在一般人眼里,呼兰河极平常,但这正是她的长处。时至今日,她仍保有朴素自然、平实厚重的原生态风貌,荒野、老树、码头、扁舟、村庄、田畴……春夏秋冬,无论哪个季节看去,都不乏入画之景。梭罗说:“一个人可以从小地方意识到伟大的存在。”在陈老师眼里,这条河永远都是美的。一年四季,他从未离开呼兰河,骑自行车,背照相机,无论初春的残雪还是盛夏的碧荷,无论深秋的荒野还是隆冬的渔人,都让他心驰神往,如醉如痴。

他画呼兰河,这条河成了他一辈子也画不够的永恒意象。天光云影、渔樵农家、牛羊下括、草木山河,一一汇聚到他笔下,变成别具匠心的水彩画或水粉画,极具地域特色。厚重、辽阔、沉静、朴拙,让人想起列宾,想起伏尔加河,想起19世纪俄罗斯饱满深邃的油画。

他曾带领一届又一届学生到呼兰河边写生。河桥下、傅船口、省四院……最常去的地方是南密。南密村位于呼兰河故道旁,离现在主河道不过三四里,因绕过瓦盆而得名。几十户人家栖居于此,房舍零零散散,地势略有起伏,老树苍劲,曲径通幽,田垄纵横,鸡犬相闻,俨然世外桃源。他以此为号,就叫“南密闲人”。这个古朴宁静的小村庄,是陈老师眼里的“巴比松村”。

走进南密,时光就慢下来。房前屋后躬耕的农人、横卧河边的紫色小舟、牛羊低沉有力的叫声,以及元气淋漓的牲畜粪便发酵的味道……这一切,都让人感受到浓郁的田园气息。“晨兴理荒秽,带月荷锄归”。接近土地,接近自然,

就是接近生活的本质,那是新陈代谢生生不息的起点。

陈老师也画《呼兰河传》,用笔墨淋漓的水彩再现曾经匍匐于这片大地卑微而坚韧的生命。看火烧云的人、跳大神的雨夜、七月十五放河灯、懵懂无辜的小团圆媳妇、后花园摘菜的王大姑娘,以及白旗屯的狗吠,南河沿的乌鸦……这些浑厚苍凉的文字,变成饱满的色彩,艺术地传达出来。其中有些画作被多家出版社选用,作为《呼兰河传》再版插图。

美国汉学家葛浩文说:“萧红作品文字简单朴实,不华丽,但她确实是一个‘好画家’,读她的作品,闭着眼睛能看到那个地方……”陈老师以独特的艺术语言表达他对《呼兰河传》的理解和感受,再现这部文学经典强烈的绘画性和极高的美学价值。

陈老师也拍呼兰河。和那些天南海北跑来跑去去摄影家相比,他很少去别的地方,他的镜头只对准呼兰河。他说,艺术的可贵之处就是表现熟悉的陌生。他总能从艺术的审美意境去观察,去思考,呈现呼兰河画意的场面和诗意的瞬间。

呼兰河的春天是他最钟情的季节。融冰残雪,喜鹊乌鸦,云脚低垂,田园苏醒……都是他看不够的世界。清明前后,冰消雪解,压抑已久的河流冲破束缚,大大小小的冰排顺流而下,奔赴远方。河边崭新的淤泥黑得发亮,芦苇的嫩芽也从去年的荒草断茎里挣扎出来。料峭春寒中,某一天你会突然发现树梢隐约着一层薄绿,年轻得微微泛黄。如果再遇上水墨一样流淌而下的云,这就

是北方春天壮美的画卷。

除此以外,夏日的泥泞、深秋的迷雾、河堤上观测水位的红房子、河边铅灰色铁皮屋顶的人家,以及端午的艾蒿、中秋的明月、正月十五河沿的灯火……都定格在他镜头里,成为令人叹为观止的画面。为等一束光,或者一个点睛的人,他不知要在三脚架后面站多久。有时老伴打电话喊他回家,他说,回不去,正会“情人”呢。呼兰河就是他的情人,大自然就是他的情人。

许多年来,他走遍呼兰河每一个角落,他对一条河如数家珍。哪里河湾改道了,哪里修路,哪里少了一座房子,哪里长出一棵树……他都了如指掌。呼兰河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,同时这条河也滋养了他,给予他蓬勃的力量和无限的欢乐。他的生命与呼兰河交汇到一起。

十几年前,老师罹患癌症,手术后,又背起相机骑自行车,回到他日思夜想的呼兰河。为捕捉最佳的光和影,他和从前一样早出晚归,一抹朝阳、一缕余晖,都让他心满意足。许多年过去,他依旧步伐矫健、目光炯炯,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,这是一条河神奇的馈赠。

海德格尔说:“接近故乡就是接近万物之源。”故乡,是我们生命的源头,也是一个人精神的归宿。正像百草园之于鲁迅,呼兰河之于萧红,北极村之于迟子建……在有些人眼里,故乡是神奇的所在,是一辈子都走不出的地方,是文学艺术永恒的题材。

无论身在何处,总有一片土地让我们魂牵梦萦,那就是家园。

昨天,刮了一夜风,下了半宿雪,风雪交加。白天,雪花持续,纷纷扬扬,飘飘洒洒,到处一片洁白。

早就盼着下一场这样的雪,尽管风有些猛烈,雪有些肆虐,但毕竟是一场像样的雪。寒风凛冽,大雪纷飞,天地苍茫,粉妆玉砌,这才是冰城冬天该有的模样!

雪,是冬天的花朵,是冬天的精灵,是冬天的使者,是冬天的图腾。无冰雪,不冬天;无冰雪,不冰城;无冰雪,不北国。我总觉得,不下雪的冬天是不完美的。哈尔滨的冬天若是没有雪,那就没了生机,没了灵气,没了神韵,也没了热闹和快乐。

雪落无声,这样的季节,更适合听一场雪落,看一场雪飘。那漫天飞舞的雪花,幻化成洁白的花朵,演绎成飘逸的柳絮,优美旋转,尽情跳跃,肆意飘落,把大自然点染成一幅淡雅的水墨画。松花江尚未冰封,长桥卧波,波浪翻滚,水天分明。岸柳清瘦,枝丫稀疏,寒风呼啸,雪花乱舞。走在中央大街,雪花轻盈地洒向一座座历史建筑,斑驳的光影映射出的欧陆风情越发浓郁。华灯初上,索菲亚教堂的穹顶仿佛披上了一条白色纱巾,显得愈加静穆、圣洁。霓虹闪烁,每一片雪花都变得更加晶莹剔透。雪舞银蛇,悄然飘落,不惊不扰,无拘无束,纯净而皎洁,从容且轻盈,飘落在行人的身上,晶莹着,闪烁着,不知是雪,还是光。有雪花装扮的冬天,总是这样的美好。

就爱在雪中漫步,细细聆听,静静行走,慢慢品味。很享受赏雪的心情、听雪的感觉,虽有风呼啸,但更有雪的洁白、雪的晶莹、雪的神奇、雪的美妙。这纯洁的雪花,覆盖了大地,掩盖了污浊,洗涤了尘埃,滤尽了浮躁和繁华,世界洁白了,也清爽了,尘世干净了,也清静了。银装素裹里,心,如雪花般格外地淡定素雅。咯吱咯吱,窸窣窸窣,穿越了古色斑驳的历史文脉,忆起别梦依稀的故园,激起埋在心底的诗和远方。

风雪苍茫中,我仿佛看见岑嘉州雪中送友。雪景绮丽,寒冷突袭,老岑触景生情,吟诵出“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”的千古名句。挂在枝头的积雪,浪漫成了一夜盛开的梨花,让气势豪迈、色彩浓烈的边塞风光跃然眼前。

天地空旷中,我仿佛看见柳河东雪中垂钓。披蓑戴笠,在鸟飞绝、人踪灭的山谷小溪,独钓寒江。寂静的环境,不浮躁的心,乐得悠闲。纵使身陷孤寂,依然不屈面对,人生价值和理想志趣在大雪纷飞、天寒地冻中愈加丰盛。

万物朦胧中,我仿佛看见白翰林雪中邀友。天色渐暗,风雪大作,寒舍中炉火正旺,新酿家酒溢着绿光,只待老友早点到来,对酌畅饮。晚来天欲雪,能饮一杯无?意象迭生的名篇名句,流露出友情的融融暖意和人性的阵阵芬芳。

古人对雪,从来就不失风雅之趣。盼雪、惜雪、喜雪、戏雪、品雪、怨雪……可凭弦与酒,也有梅与钩,对雪赏乐、围炉饮酒、踏雪寻梅、孤舟垂钓,都是雅致,皆有意境。“千里黄云白日曛,北风吹雁雪纷纷”是情真意切、激情送别的悲壮,“窗含西岭千秋雪,门泊东吴万里船”是积雪渐融、心系远方的旷达,

下雪的日子

□徐平涛

“纷纷暮雪下辕门,风掣红旗冻不翻”是不惧艰辛、威武不屈的气概。飘雪之日最是安宁,最是清冷,最是柔美,也最为幽静,总能让我们在白雪皑皑中体味温暖,体会豪迈,也让我们体验感动。

一直喜欢雪,就是喜欢那纯洁的晶莹,喜欢那轻盈中的安静。轻轻地,悄悄地,一片片雪花飞舞着,跳跃着,或入楼院,或上柳梢,或粘睫毛,或湿颈项。雪花扑面而来,迎风飘落,一下便入了人的眼,暖了人的心。

一直喜欢雪,就是喜欢雪地里的那份天真浪漫,喜欢戏雪时的无拘无束。雪飘的日子,总能记起乡愁,想起孩提时代在雪地尽情嬉戏玩耍的场景。堆雪人,打雪仗,滑雪橇……在冰天雪地里纵情欢娱,享受冬天北方独有的喜悦。世界是我们的,快乐也是我们的。

一直喜欢雪,就是喜欢雪景里的明媚和灿烂,喜欢雪色里的素雅和明艳,喜欢雪趣里的放纵和尽兴,喜欢雪韵里的恬淡和悠然。有些心绪,只待雪落便可平静;有些心绪,只需雪润才能消解;有些心语,只能对雪诉说;有些心境,只有雪天才会有。生活,因为有雪才更加丰富,日子,因为有雪才更多快乐,心灵,因为有雪才更加澄澈。

下雪的日子,总能让人忘记烦恼、忘记忧愁。在雪中,只觉宁静祥和、自在安然,只愿凭窗赏雪、踏雪寻欢,或静心阅读,或倾心交谈,或品茗,或对酌,生活的方式需要自我选择,人生的快乐更要自我把握。

下雪的日子,总能使人不断遐想、不断思索。雪有底蕴,本身是洁白的,却总能让人看到绚烂;雪有温度,融化在身上寒凉,却更能让人感受炉火的温暖;雪有节操,下得适度,全是故事,下得过度,就能引发事故;雪亦多情,本来是为了荡涤世间尘埃,却又常常洗涤了人们的心灵。这就是雪的可贵,是雪的可贵,也是雪的哲学。

雪还在飘飘洒洒地下着……

雪花,洁白无瑕,晶莹剔透,让人爱怜。雪落,带来希望,预兆丰年,使人欢欣。风雪交加,下雪的日子,更催人奋进……

